



格萨尔在甘孜 · 韩晓红 专栏

格萨尔文明探索之旅(三十三)



旅游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有“朝阳产业”之说。可见其重要性。格萨尔史诗文化旅游活动,一方面是要提供充裕的格萨尔史诗文化等类旅游资源,另一方面,需要引发人们对这一旅游资源的兴趣。旅游业正是由这样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来共同完成整个旅游活动全过程。

以格萨尔史诗为主要资源的旅游业具有以下作用。一是供给和服务作用。一般来说,旅游供给可以分为旅游资源、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等类。旅游业的前提是旅游供给,有了旅游供给,才会产生旅游需求,因此,供给和服务应该是第一作用。二是组织作用。旅游业的组织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供给,就是根据市场需求,组织一批具有格萨尔史诗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进入旅游市场,游客在游历了以格萨尔史诗为主要资源的旅游场地之后,会很自然地产生购买纪念品的需求,供给者就应该通过供给满足游客的需求。三是提供方便的作用。格萨尔史诗文化一般都在较为偏远的地方,游客在游历过程中,其衣食住行都存在许多不方便,旅游场地就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就应该为游客提供方方面面的需求,消除游客的后顾之忧。要力图把格萨尔史诗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核心价值内涵,体现在这些服务的全过程,使这样的内涵在旅游业发展中发挥其显赫的精神魅力和人文魅力。

组织旅行社是被证明了的正确选择,旅行社和交通、饭店被称为旅游业的三大支柱。格萨尔史诗文化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盛誉,但是,其知晓度依然不尽人意,仍然需要大力做好推介工作。一个必要的途径就是组织旅行社,通过旅行社的推介,使更多的人产生前往旅游的愿望,激发这样的热情,并积极参与其中。作为旅游活动中商品化的内容之一,旅行社固然要依循其商品法则,组织这样的活动。旅行社的推介、组织、服务功能,正是迎合旅游活动商品化、社会化和普及化的需求下诞生并发展起来的重要环节。

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旅行社的界定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如日本对旅行社的定义是:“从事经营为旅客提供或代理提供、或利用他人的运输机构和住宿设备,为旅客提供运输或住宿服务,并收取报酬的事业”。这一定义是和交通合在一起阐述的。而台湾的定义则更为详细,“指为旅客代办出国及签证手续,或安排观光旅客旅游、食宿及提供有关服务而收取报酬的事业。”而我则规定:“旅行社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旅游业务的企业。”

无论这些定义有着怎样的差异,不外乎有两大内容,一是服务,二是营利。这样的特点就为我们组织旅行社提供了思路。我们要为游客做的就是服务,格萨尔史诗文化富集地有着很特殊的生活生存特点,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着与众多游客大相径庭的差异,所以旅行社在提供服务的时候,要告知游客必须做好什么准备,尤其要对游客的基本身体素质有详细了解,要为游客的出行超前准备好必需的准备工作的。

热情周到,礼仪大方是提供服务的宗旨。营利的原则是要在充分人性化的前提下营利,要树立“回家”的氛围,要使游客出资在明处,不能暗设关卡,巧取豪夺,损坏自身形象。营利是在亲和中营利,让游客在良好的心理状态下完成整个旅游活动。



徒步康区,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

■赵晓勇

初秋时节,我们九位徒步爱好者组成的“主动人生壮游营”,从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聚到一起,从海拔3200米的新都桥出发,翻越海拔4500米的大米拉垭口,成功穿越海拔5820米的雅拉雪山。

每天徒步六七个小时,可谓“风光无限好”。沿途,新都桥有绵延10余公里的“摄影家走廊”,塔公寺被誉为“菩萨喜欢的地方”,雅拉雪山是“中国藏区四大神山之一”……这其中,也有队友中途高原反应撤下山去的遗憾,也有队友出现“雪盲”的焦虑,也有遇到夜宿雪山听狼叫的恐慌,也有遇到海事卫星电话拨不出去的无奈……

然而,我发现,和不变的风光、遇到的困境相比,值得回味的是——藏区的人在“变”!我始终坚信,山的那边,一定“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它会“在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

透过半山腰的那扇窗,听碉楼女孩讲述“北京的故事”

10月25日中午时分,我们来到新都桥,午餐选择了318国道旁的枫林晚客棧。说是客棧,不如说一个布置别致的酒吧。北京的程颢还试了试墙角边的老吉他,可以想象,行走在川藏线上,每个夜晚都是如此漫长和惆怅。唯有歌声,穿越时空。

为了适应高原,向导巴措下午选择带我们去甲根坝,那里有传说中的双子碉楼。山路太窄,车子无法上山,于是下来徒步,提前

适应高原。

“嗨,需要帮忙吧?”抬头远远望去,山腰上,一栋藏式房屋的一扇窗口,趴着一个小女孩。

“叔叔,需要帮助吗?可以来我们家玩。”起初,我们还有一些不适应,甚至是戒心。可团队里的李思尧是一个热心人,他们就聊了起来,最后,小姑娘帮我们借梯子,想帮我们到碉楼里面去。小姑娘叫达珍拉姆,在新都桥藏文中学读高二。“我到过北京,看过天安门,到过北大……”这是她最为骄傲的事情!

达珍阿姆告诉我们,双子碉楼始建于宋代,高三十层,历经风雨,屹立至今。当时主要是用于瞭望,现在则成了当地的文化地标。听老人们说,“红军长征”时就徒步经过这里,双子碉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指挥部。

“嗨,到我们家玩吧!”抬头一看,又有一个小姑娘爬在窗对我们喊话。这一次,大家都和她打招呼。小姑娘非常高兴,从院子里跑了出来。小姑娘名叫尼玛拉姆,她和达珍拉姆是同班同学。尼玛拉姆悄悄告诉我们,达珍拉姆的哥哥在成都读大学,念的是藏文学专业,未来希望可以考公务员,回来建设家乡。说这话时,她的脸上满是羡慕。巴措说,现在,这里的山里娃都爱学英语,城里孩子都爱学钢琴。

分别时,达珍拉姆执意要送我们下山。“你们就相信我吧,这个路我天天走,没有问题。”说完便飞也似地跑到队伍最前面。尼玛拉姆和她的母亲,也远远地挥手和我们道

别。在达珍拉姆的带领下,我们和上山时走了一天完全不同的路。

天空下起了小雨,在我们的劝说下,她勉强回家。远远的,我们招手和她们说再见,像亲戚,也像朋友。就这样山上山下呼应着,我们用力挥手,心里温暖而感动。

走进塔公寺旁的咖啡屋,品尝“洋媳妇”准备的土豆泥水饺

经过短暂的调整,26日临近中午,我们穿过塔公大草原,来到藏区著名的花教寺庙——塔公寺。

一进入寺院大门,刚巧遇上喇嘛做完早功课,陆续从殿堂往外走。他们有的迅速穿过院落,有的则站在院子中央,掏出手机或打电话,或发短信、微信,很时尚的样子。

看到我们一行正在拍摄,有两位喇嘛还掏出手机来“拍”我们。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来这里“取经”的。一位年龄稍大的喇嘛说,塔公寺,是藏传佛教萨迦派著名寺庙之一,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康巴地区藏民族朝拜的圣地之一。寺内保存有一尊与拉萨大昭寺相同的释迦牟尼像。所以,从各地来朝拜的游客和喇嘛都很多。

转身跨出寺庙厚实的石头门槛,右前方是藏饰品一条街,三三两两的外国人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走近一看,一座古色古香的咖啡屋隐藏在其中。伴随着悦耳的英文歌曲,我们特意来到楼上。康巴咖啡屋老板娘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去,并带我们参观了她的咖啡屋。厨房里,咖啡在煮,两位厨师在包土豆泥水饺。餐厅里,一位美国游客边喝咖啡,边从书

橱里翻出一本旅游杂志。阳台上,一位加拿大姑娘正和一个七八岁的外国小女孩在玩耍。巴措告诉我们,老板娘叫Angela,是美国人。8年前的一次康定之旅,让她邂逅了一位康巴汉子。两年的书信往来后,她再次来到这里,并选择留下来。

站在康巴咖啡屋敞开的阳台上,可以凭栏遥看整个塔公寺和塔公大草原,我们在的时候,Angela七岁的女儿一直在木藤椅子上玩耍,一会跟Angela满嘴英语,一会又用流利的藏语在向向导巴措面前撒娇。

这样一幅画面,为巴措那句“现在,这里的山里娃都爱学英语”找到了注解——藏区与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交集”。他的后半句“城里孩子都爱学钢琴”,在我们再次回到康定城时也有亲身体验。当天我们住在一幢藏在小区里的私人旅馆。傍晚时分,楼梯里就传到了断断续续的钢琴声。轻轻敲开门一问,是两个孩子在学钢琴。

行走在塔公街头,我们发现,穿西装、皮鞋,打领带、丝巾的人多了起来;会说普通话、甚至英语的人,也有不少。陪同我们的青年马夫自豪地说,他的叔叔扎噶就会说流利的英语。扎噶就是我们马队的领队,一个美国女孩在康定认识了卖酥油的他,然后情定康定,结婚生女。如今,扎噶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家规模不大的马场,兼职做向导。扎噶说,这几年,他到美国去过两次。

身边的非遗

九龙县彝族毕摩大师阿六特哈

■沙鲁鲁石

彝族是个古老的民族,在长期认识自然、抗争自然,生存和生活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对丰富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贡献,九龙县彝族毕摩文化也是其中的特色文化。现将九龙县彝族毕摩大师阿六特哈作一简述以飨读者。

阿六特哈,男,彝族,出生于1951年的秋冬季节,从六岁开始跟随恩师阿六落布从事彝文学习,无论在田间劳动、放牛放羊,他都想方设法找些新老彝族文学书籍来看、读、写,彝书不离身,经诵精通彝族文字。26岁时就成了毕摩大师(相当于大学学历)。阿六特哈从事毕摩做灵目文化30余年,认真探讨原始宗教独特风格的文艺问题。阿六特哈精通各类祭经与占卜经通诵,包括招魂、开路、敬神、择吉、算命等等有关历史历法以及天文谱碟。

中央红军七天七夜过泸定

■邓明前

红四团逢山开路、遇河架桥

1935年5月27日清早,在安顺场毛泽东见到前来军委受领任务的红四团团团长黄开湘、团政委杨成武,并递给杨成武两张传单,传单上印着核桃大黑字:“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毛泽东说:“这是敌人飞机撒下来的。你杨成武、黄开湘只要夺下泸定桥,我和朱老总就做不了石达开啰。”杨、黄感到千斤重担压肩上。为百分之百把握夺取泸定桥,军委调来战斗力很强的红一军团教导营、红六团、红二师陈光师长师部、军委炮兵营,跟进“开路先锋”,火力支援红四团夺桥。

28日凌晨,红四团先头分队拿下石棉猛虎岗,川康屯垦司令部陈月江营两个连的守军溃逃至猛虎岗北坡下湾东村。伙同驻湾东的李国俊连也跟着一起,顺银厂沟直上海拔2550米桂花坪垭口,阻击红军。红四团迅速将3个连的残兵败将击溃。前方再也没有川军能够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了。红四团一天攻破川军三个要隘,等于搬掉了3个山头。红四团逢山开路,为后续部队扫清了通向泸定桥路上所有障碍。遇河架桥:红四团5月27日前行到田湾河,河上原有一座桥,桥板前一天被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第一团二营营长肖毓代带兵拆去,只剩下几根光溜溜铁棒架桥。红四团先头部队攀爬铁棒过了河,在营连长指挥下,红军赶紧伐木搭好桥板,让团主力部队安全过河。5月28日下午时分,红四团抵达磨西面,磨西下场口是去康定、泸定的一个岔路口。红军先遣队沿着去泸定桥山路,左拐右拐下到100多米深雅家埂河谷,穿过一片密密麻麻,臂膀粗细树木抵达河边。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看

河上没有桥,脚下路成了断头路。战士报告河上桥又被敌军拆掉(后核算是川康屯垦总司令李国俊连所为)。河水堵住了红四团的去路。两位指挥员观水势,因接连几天降大雨,夹杂着山洪,激流中传出震耳轰鸣声。大自然在发威,此时泗渡是致命的。杨政委立刻想到毛主席给他传单,自语道,“这时间等不得,也拖不起,磨西到泸定桥还有120里。明日拂晓赶到泸定桥是道死命令。”这时黄开湘团长向杨成武政委比画手势——架桥。黄开湘站在巨大石头上,向营连干部命令,兵分三部分,挑出一部分战士配合工兵下水搬石砌桥墩;另一部分部队埋锅煮饭、休息,随时替换干累的战士;还有一部分砍桥木、抬桥梁,余下的站岗警戒。很快空荡荡河谷传来了部队挥斧砍树声、抬桥木号子声。两个小时,几根8米长圆木并排成新桥架在了河上。两位团首长上新桥走了一个来回,验收了新桥。军号声响,前卫营只带武器抛掉行李,团主力紧跟。此时宣传员打起了竹板:“毛主席、总司令,十万火急下命令。红四团,加把劲,明早拂晓到泸定。战友们,脚放稳,抬腿踢死双枪兵。贵州佬,莫要停,爬山下坡你得行……”

这里引《杨成武传》对红四团磨西架桥有一段回忆,“我们在行进中占领了磨西面。就在这时,可恶的敌人把村东河上的木桥炸掉了,显然这胜利途中的障碍又给我们增添了新的麻烦。我们不得不重新架桥了。于是我们全力以赴用了两个小时,才架起了这座桥,就在架桥的时候,部队稍作休息。桥一架好,立刻又吹响进军号,同志们还端着碗喝夹生的稀粥,听到号声,丢下碗和背包,只带武器,一口气又跑出四五十里,等我们赶到大渡河岸一个十多户的小村子(注奎武)已是傍晚七点多多了。我查看地图,从这里到泸定桥不是很远了……。”



五色海

第794期